**注意萬和成五金行**

本行定造外洋名廠眞正老人頭全輪膠皮下車四批鋼弓子上車應用之貨無不俱全各牌馬車橡皮以及油漆各行所需傢俱銅鐵鉛錫鋼材料平瓦鉛鐵五金雜貨各樣貨物筆難盡述皆因推廣不惜重資如蒙惠顧價値格外從廉開設崇文門外大街路東

電話東局一千一百廿四號

本號主人啓

## 演說 中外習慣的關係（來稿）

佩三

我國與西國 有兩種大不相同的習慣 一種是家族 一種是商業 西國的家族講自立 商業講合羣 我國的家族講合羣 商業講自立 因這兩種習慣之不同 於個人的貧富 於國家的強弱 因此才分出莫大的關係

何為家族講自立呢 歐美各國的風俗 無論多闊的人家 生養了兒子之後 父母是只盡教養之責 四五歲就送到蒙養院 八九歲就上小學堂 由小學而中學 而大學 由普通而專門 一切學費膳費書籍儀器 操衣靴帽 直頂到畢業之後 定親娶親一切費用 滿是家中供給 乃父母應盡的天職 等到本事也學到肚裏了 媳婦也娶到家啦 說正經的吧 再想死吃爸爸一口 那算沒聽提 量你的才幹能掙多少錢 除了養活你的妻子 剩下算你的私產 也有父母給些資本自立營業的 可是打算有多少花多少 花完了再要 那算白說 即便父母肯給 當兒子的若是一要 社會上就不以人齒啦 每逢要帶着妻子 到父母家中住些日子 必孝敬父母點心愛的東西 臨完把所吃的飯費 還要送還父母 這是平常的習慣 不以為怪的 父母無論有多少金錢 多少產業 願意贈親友 給女孩 或立學校 或辦慈善事業 以及捐入國家 捐入教會 兒子是乾瞪眼白瞧着 要說子承父業 父債子還的那句話 敢情滿安不上 並且當兒子的 也以承受祖業為可恥 全講究自創自立 這話在我們中國人聽着 簡直的得算新聞 殊不知這是西國的實事 請想人人要都講自立 豈不就家家都有飯吃嗎 人民一富 這國還有不強的嗎

何為家族講合羣呢 我們中國的格言常說 張公百忍九世同居 俗語兒又說 分家不如夥裏過 又是甚麼妯娌和氣家不散咧 大家捧柴火燄高咧 再就是創業容易守業難 總而言之 以兄弟同居為好家風 以永不分家為美德 您可沒細打聽 凡是人口衆弟兄多的家家兒 要找不犯心的 恐怕很少很少 有祖產的 必要彼此紛爭 打官司告狀 甯可便宜衙門的 都是常事（現時北京已少 外縣極多）沒祖產的 多是互相倚賴 若哥哥有錢 必是嫂子當家 兄弟苦力 弟婦生氣 要是兄弟有錢 弟婦必長脾氣 哥哥嫂子又像賴衣求食 去那個吃閒飯的 甚至家長掙的錢多 或家中有一位掙大錢的 勢必弟男子姪全能任事不幹 成天遊手耗閒 淨等茶來張手飯來張口 一則哥哥作官 兄弟不能去當買賣入 要是叔叔當議員 姪兒還肯去學徒嗎（這就叫不懂自立）說到自己的兒子 更不用提嘍 父母既百般的疼愛 闔家還不得捧勝哥兒嗎 其實兒子是極好的聰明 頂高的資格 被衆人這一捧一架 自己又一想 我爸爸有的是錢 我躺着吃也花不完哪 還用着我學能耐去掙飯嗎 別想不開啦 今天是誰 誰的拿手戲 叫他們套車呀 我說的這宗情形 您說是眞是假 其實您猜怎麼着 等他闊爸爸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七日 陰曆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死　無論早晚　只要是把錢糟完的那一天　就是孩子受罪的那一日　因爲長這們大　就不知道怎們叫掙錢　等到沒錢的時候　豈不是淨去那個受罪的嗎　要不然怎麼說　沒有三輩的財主呢　我們北京照這路情形的　不但我所知道的不止一家　大概閱報諸君　也不致沒見過　這就是我們中國的家族淨講合羣　不懂自立的結果　就按這路家族的習慣　游民怎們會不多　一國要有多數的游民　這個國焉能不窮呢　（未完）

## ●國事要聞●

新年中之趣談一●因新年而發生之趣事　有禁賭一事　各報多有言者　茲詳紀之　京師八埠自共和成立　其興盛時代　在民國二年　當時政界中既有革命偉人揮金如土　社會上復有八百議員眠花醉柳　可謂大有造於八埠中也　去年議員既散去　官吏以怵於功令　故雖暗中作狎邪游　明中不敢談風月事　至於賭博麻雀　雖不絕　顯官朱門之中　却永斷於八埠娼寮之室　而八埠生意遂大蕭索矣　内務朱總長　因今歲點綴新年　欲藉此時機　以興市面　八埠樂戶　亦營業之一種　於是擬准其添設娛樂之具　以爲振興商業之計　但有言在先　一不准賭博　二不准以金錢游戲　乃恤商之意也　警廳於是傳示　於八埠中人　不能仰體上官意旨　以爲開賭　以爲可以打麻雀　遂以麻雀爲招攬客人之具　一般賭徒　亦誤會意旨　以爲大開賭禁　於是興高彩烈　招朋呼友　自上月二十八日　樗蒲之戲　竹雀之聲　大震於八大胡同　各妓女生意　驟加　如慶更生矣　事爲某參議所知　某參議　夙主張禁賭者也　遂言於某局長　陳之於大總統　大總統震怒異常　以爲賭博犯罪律有專條　誰敢弁髦法律　特降手諭三條　一令警察廳嚴拿重辦　二令法庭嗣後凡有賭博犯罪者即時提起公訴　三令肅政史　凡有達官貴宦　設有賭博情事　即行指名糾彈　當時並面諭孫寶琦總長　令其傳諭各重要人物　毋得干犯禁網　致獲重咎　警廳於上月三十號　又傳諭各家　勒令停止　各賭徒在嫖賭中　當時被抓者　頗不乏之人　客人既怨出乎反乎　妓館購備竹牌　添備賭器　其損失亦頗不少云　總而言之　此段公案　皆由於妓館之誤會廳諭也　賭博爲國家社會莫大之害　大總統雷厲風行　至可欽佩　但就記者觀之　因賭被拘者　多在小民　至於顯宦朱門　呼盧聚賭　乃爲功令所不到之地也　是望有地方之責者　仰體大總統禁賭之盛意　將各重要人物　懲辦一二　不畏強禦　則賭風自息　否則只准周倉放火　不許民間燃燈　則小民怨矣

新年中之趣談二●新年出版伊始　政治機關　或休息放假　或慶祝新年　供吾新聞資料者　枯窘異常　於朋友談讌之中　所得趣聞一則　姑充篇幅　以供衆覽　前日命令中財政部僉事劉文嘉奉令免官　見批令中　乃財政部所請　其原因乃爲女伶小翠喜之事也　小翠喜　工鬚生　在京演劇　頗負盛名　自幼由其母李王氏　質於賈某　其合同乃七年　賈以翠喜爲錢樹子　六七年獲利不菲　昨年合同期

**求實英文學校招生**　本校業蒙京師學務局派查教授合法准予備案現擬續招新生二十名有志習學英文者請早赴東單牌樓東觀音寺前椅子胡同路北本校報名閱章逾額不收

**求實英文學校啓事**　啓者本校創辦以來將及七載英文教員一席向歸張子蘊君擔任近聞有周某冒充本校英文教員在外設立英文館惟恐教授或有不善致傷本校之名譽特此聲明　望諸習英文者注意焉

不悉此中轇轕誤購此房特此聲明　長巷上四條胡同郁倜啓

泉文門外 大成公東棧
減價廣告發賣小新窰末三元七角高線末三元五角高二爐塊六元二角高小爐塊五元五角中二爐塊五元整貨眞價實俱賣大洋恐未周知特此奉告電話東局一千七百(全)一

## 恕訃不週

林財書夫人悼於甲寅年九月二十四日未時疾終滬寓內寢茲擇於陽歷一月十日陰歷十一月二十五日假前門內西城根中華飯店設奠特此訃聞

安福胡同林宅帳房謹啓

滿　翠喜欲脫離範圍　說者謂經了一番交涉　賈某與翠喜　遂不免大生意見　翠喜在京輟演已三閱月　又一說謂賈某雖許翠喜脫離羈絆　但有一種條件　只准擇配　不許唱戲　翠喜之輟演實爲此也　兩說孰是　不得而知　翠喜既罷歌舞場中事　無所歸　因與劉君文嘉之側室　爲薩李之親　遂暫依劉宅　爲棲身之所　一說謂與劉君並無婚姻之關係　一說謂與劉君已訂婚約者　兩說不知孰是　但聞其母亦曾在劉宅居住數月　至此次因何忽提起訴訟　內幕仍不得知也（或云李王氏與劉君及翠喜因口角而起訴訟　其措詞則謂強佔翠喜　不知確否）李王氏與劉君發生問題後　遂在警察廳告發　警察廳遂將原案移送審判廳　此一段公案　於是見諸命令　劉君竟因此罷官　至法庭如何審訊　則不得聞也　此一段風流案　可謂新年中最有趣之事　於是評論家　謂劉君因一女伶摘去烏紗帽　未免不値　一說謂翠喜爲女伶中之魁首　有情人既成了眷屬　區區僉事　又何足惜　得既償失　不必懊喪　於是社會上有怨劉君者　更有羨劉君者矣　自女伶竄入京師　淫靡之聲　已亂雅樂　以戲曲改良社會之希望　不絕如縷　且風流罪案　層見迭出　小玉喜之詐欺取財　劉文嘉得伶去官　乃愈出愈奇　記者觀之　女伶之取締　實爲維持社會道德當務之急　當局者實有責焉

## 本京新聞

**公讌誌盛**●五號約法會議　假前衆議院　舉行新年公讌　是日議員到者約三十餘人　酒數巡後　由議長孫毓筠起立演說　略謂本會議自去歲三月成立以來　洽將十個月　所有民國諸多要法　如約法大總統選舉法等　均爲諸君所手造　外間雖有此議　然審視今日國情　亦不得不如此　實堪慶幸　本會今假新年公讌　謹以一杯酒　爲諸君祝　演說畢　由各議員公舉勗君章代表　致答辭　勗君略謂本會議自成立以來　議決諸要法　較臨時參議院及黑暗之參衆兩院　成績頗優　然所以有此佳果者　蓋因吾人既經去前兩歲之磨練　復審今日之國情　和衷共濟　始克告此大成　今日之公讌　又爲吾約法會議只此一次之公讌　尤堪慶祝　謹以一杯　代表全體議員　回致議長副議長秘書長云　後又公舉趙君惟熙　致演說辭　趙君略謂　觀民國此次新年之現象　爲民國元年二年之所無　由此可見吾會議所定之約法　及總統選舉法　甚洽民意　否則雖有政府　如何提倡之　點綴之　恐亦難得此好現象也　吾輩議員　不敢自居爲功　實吾議長副議長及秘書長提携之力也　謹以一杯　爲三君祝　演說畢　至下午八時　始歡欣而散

**會議上書**●値年旗經理李文熙　因八旗官員俸餉　暨兵丁米折　連季未放　困苦情形不堪言狀　已於六號下午二時　與各旗營代表人員　在値年旂會議　公舉江宇澄都護代表上書　要求大總統　飭令財政部　定期開放

**帝師賀年**●宣統皇帝師傅徐相國世昌　於日前一號進內　在宣統帝及瑜瑨各皇貴妃前　叩賀新年節禧

**通飭開學**◉教育部日昨特令京師學務局　通飭所轄各中小學校　務於本月八日　一律開學　不得延緩假期　以免荒廢學生學業

**查獲淫書**◉五號下午八點鐘　前門外蔡家胡同口夜市　有警廳暗查　偵獲賣書人張兆奎　所賣有妨害風俗及厲禁之書多種　連同証物　遂即一併帶往警察廳罰辦

**換領新票**◉左翼偵緝官員　前曾在交通部領有京奉路長期免票　以備登車緝案之用　每到年終　更換新票　現今期滿　日昨詳呈提署　請繳還舊票　江正堂昨函致交通部　己另領新票矣

**加車馬費**◉左翼第九隊中隊官李和　前曾派充右翼各中隊督操　富芝軒翼尉　以該隊官自派充督操以來　教練隊伍　著有成效　督飭緝捕　甚爲得力　日昨早稟提署　懇請將督操官李和　每月加給車馬費　業經江統領允准酌加云

**罰辦帮帶**◉內務府三旗護軍第二隊帮帶李興元　十九日早帶班在花苑門站崗　預備各堂官進內　李興元私離崗位　經二隊管帶黃智臣察知　回明庚總辦　將李興元罰口分十日

**學校招生**◉崇文門內閙市口崇德小學校　爲衛子軒李蔭南徐俊卿三君所組織　一切規模　頗稱完善　現爲擴充起見　擬再添招高等班六十人　以年在十歲以上十四歲以下　有初等程度者爲合格　概不收學費

**有愧文明**◉六號下午七時　前門西站來車　有陸軍學生何福昌　由高邑縣誘拐民婦李孫氏到京　當被壓車警士盤獲　帶往警局訊辦

**老叟被擇**◉地安門外十刹海　五號早晨　有一年約六旬的老翁　身穿灰色皮袄　青坎肩兒　頭戴四塊瓦的帽子　履冰而行　不料失足滑倒　擇的閉過氣去　路人圍觀多時　尚未緩醒過來　看其神色　恐有性命之虞　奉勸壽高年邁的老人　總是別履冰的爲是

**又剝兩孩**◉三號下午四點餘鐘　西城報子胡同某宅　有兩個小孩　皆六七歲　在門首買糖葫蘆　被一個賣花生的　誆至後毛家灣空場地方　剝去衣服等物　某宅看媽　聞信赶到　賊已遠逃　其看媽抱定小孩　痛哭不休　經人勸解始回　曾否報案　探聞再誌

**馬車傷人**◉五號下午三點鐘　西長安街西口　有丞相胡同黃宅馬車　將一六六四三皮車闖倒　軋折雙把　並將乘車之十一歲幼女　兩腿軋傷　車夫胡立　同內右二區第二派出所三六巡警　追至絨綫胡同口　將馬車截獲　遂將赶車趙某　及車夫幼女　一併帶區訊辦

**嗎啡被抄**◉五號下午　東安門內磁器庫北呑盧姓　以扎嗎啡爲生計　經第三派出所訪知　前去抄辦　當時將盧氏並同院賣嗎啡王氏　被扎嗎啡男犯五名　一併帶往中一區　訊供屬實　下午一點　經中一區送往審判廳罰辦

**鎖押示衆**◉昨有車夫玉某　赶着重載大車　在西直門外直行馬路　不但不服指揮　反將路政巡察兵辱打　現經路工局批罰　着帶鎖示衆　以儆將來

**富源公司新華儲蓄票分售人及代售人大披露**

本公司受新華銀行委託承售京兆津海大名保定熱河綏遠區域內有奬儲蓄票爲新華之承售人其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指定一道或一縣儲蓄票也售者則爲本公司之分售人惟北京區域較廣未經有人包售應由本公司自爲分售人其與本公司訂立合同在京城各處售票者則爲本公司之代售人茲將各處及本京各商號已與本公司訂立合同願爲本公司分售人及代售人之牌號地點披露於下以備購[illegible]

**倒鋪底聲明**

啓者前門外觀音寺裕隆店舊業主文文民文俊臣侯文則侯繼臣經中人說合倒與京華客棧永遠爲業裕隆店舊鋪底字據由庚子年失落無論落在中外人手作爲廢紙所有欠內外帳目鋪保水印轇轕不清等事均有舊業主一面承管不與新業主相干恐未週知特此聲明京華客棧方湛如啓

**宴賓樓飯館廣告**

本樓新造樓房屋內寬闊潔淨特聘名庖精做南北菜蔬隨意便飯各樣點心中外名酒包辦南席定期不悞價值無不格外從廉各界諸君駕臨光顧是幸

開設前門外李鐵拐斜街中間路南電話南局二百十五號　本樓主人謹啓

## 來函照登

羣強報大主筆大鑒敬啓者　伏讀十二月二十九號貴報所登時評惜孔社一條首曰孔社近因經濟支絀棄其故址遷入廣惠寺　竊思敝社皆係寒儒原不敢謂經濟之優裕惟此次移居係因南半截胡同之屋院落雖多至大會時仍行擁擠是以移居此地當經呈明警察總監並分登各報即貴館亦有公函奉達所有遷徙之故當亦先生所洞知且此次移居修理各費不下七百餘元若暫不遷移以此作舊居一歲之租尚屬有盈無絀則知非避重就輕也至謂孔子爲儒教之宗寺院乃佛門之地今以孔教之機關而附庸於佛門援儒入釋合爲一家諸語查各省學堂往往借佛寺改建亦有暫設在廟宇中者學堂中皆奉孔子未聞人以援儒入釋責備學堂現此次敝社所租雖係寺中之地乃舊時兵米局之屋另開一門並不由寺門出入門首另建磚坊金書孔社本部四字與自立門戶無異亦不得謂之寄人廡下且今年李佳白先生至京創各教聯合會衆皆稱美目下五族共和世界大同不得謂孔子之教方欲與各教視同一體何分彼此畛域若云援儒入釋現敝社中尚有佛教各禪師豈得謂之援墨入儒又如基督教各教堂中課程亦讀儒書豈得謂援基督入孔門也如敝社將聖位或安於佛座之旁則可謂之援儒今敝社獨門出入獨爲一院與寺中毫無關涉丹漆書畫一切規模極爲宏敞若玉趾得暇一至敝社一觀便可知其梗概總之儒釋道耶回各教彼此既無歧視豈能故分疆域現在敝社之所居只得謂之德有鄰不能謂之附庸於佛門也非敢好辨聊布腹心惟先生鑒之此頌台祺

孔社本部同人謹啓

## 時評

民國四年（覺公）

尚書云三載考績　周語云三年報最　魯論云三年有成　古人程功考效以三年爲小結束民國四年之復始即共和成立屆滿三年程功考效之時期也　政治現象至此爲一小結果地方之秩序何如財政之整理何如吏治之刷清何如軍政之作新何如國際之交涉何如起視中華大民國樂觀耶悲觀耶在樂觀一派以爲一切政象恢復前清舊觀是即民國小康之局寧知吏治之腐敗如前清財政之弊蠹如前清軍政之怯弱如前清國交之失敗如前清各國早已老大而病夫之矣號稱民國而政取開明專制大總統參酌新舊義取折中而不肖官吏舉維新事業草薙而禽獮焉嗚呼三年已屆之民國嗚呼四年履始之民國

## 命令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五日）

大總統策令　李銘楚給予五等文虎章此令　內務部呈請任命許星璧署參事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請任命林攝爲參事金紹曾爲司長楊志澄爲秘書宋邦翰周士傑楊葆元沈尙樸爲科長陳虹爲纂譯官應照准此令

# 評講聊齋

## 臙脂（十三續）

尹箴明

聞宿介自述甚悉　喜極　抽身而出　踰數夕　越墻入女家　門戶不悉　誤詣翁舍　翁窺窗　見男子　察其音跡　知爲女來者　心忿怒　操刀直出

卻說毛大　本打算拿住宿介與王氏的奸情　所以躍進院中　正要等二人睡熟　再踹屋門進去　不想一扒窗台兒　覺着腳底下有什麼東西似的　撿起一摸　是個綢絹子包兒　包着一隻女舄　心裏正然納悶兒　想着這一隻鞋　不像王氏的　而且尺碼太小（王氏也沒穿過重八的　全盛雙臉）所以才想細聽一聽　此時可就正赶上宿介那兒回堂的時候兒（就是王氏可不是堂官　皆因這不是公事）自己聽了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登時這分兒喜歡（比得了儲蓄票大彩還高興哪）自己一想　要說臙脂的小模樣子　可比王氏強的多　况且宿介也不是什麼好惹的　即便他們兩個人有秘密　我與龔老大　一不沾親　二不帶故　我也管不着　莫若我拿上臙脂這一隻鞋　先回家忍兩天兒　俟等他稍好一好兒　我找臙脂去　鬧個明替暗接（那位說　什麼叫明替暗接呀　就是宿介冒充鄂秋隼　毛大又冒充宿介假充鄂秋隼）今一天晚晌　我也不必傷這個面子啦　想到此處　自己一抹身　出了王氏街門　照舊把門替他們對好　回家（這可全在宿介拿着燈滿院子尋找以前的事）自己在家盤算　不知道臙脂好了沒有　耗了幾天　這一天夜間　拾掇力落　緊襯袖口兒　褪上這一隻繡鞋　此時約在初更前後　出了自己門首　直逩卞家　既是本胡同兒　不過隔幾個門兒　自然轉眼就到　走到門前　推了一把　已經關嚴　毛大這小子　雖說不是好人　可也不會高來高去　圍着卞家院墻　繞了個灣兒　見靠南腳角下　有一塊石頭　自己登着　往上一爬　沒能爬住　一下子開了個坐墊兒　摔的小子直咧嘴　沒法子　滿街上一找　撿了一塊羊骨頭　順着墻縫兒插進去　再上了石頭　腳登着骨頭　往上一挺身兒　這才爬住墻頭兒　往上使力一扒　才上了墻頭　順過腿兒來　輕輕跳在院中　跕在當院一瞧　東西上房　全都漆漫烏黑　不知臙脂在那屋居住　惟獨上房東耳間兒　影影綽綽　有一個燈亮兒　自己想着　也許臙脂等鄂秋隼呢　我不如過去瞧一瞧　一面想　一面往前湊合　到了窗戶外頭　登台基一長身兒　爬住窗台　往上一探頭兒　書中代表　這可正是老卞的臥室　老卞正坐在屋中查牛馬經的方子哪　猛見窗紙上一個人頭的影兒　是個男子　連忙逩窗戶　想要瞧一瞧是誰　自己方到窗前往外要瞧　毛大因一爬頭兒　見是白頭老叟　自己知道不對　赶緊下來　往滿院瞧看　老卞一瞧　穿着長衣服　不像久慣做賊的　本來自己女兒這一程子的病　自己就納悶兒　如今一見此人　想着怕是與女兒有什麼瓜葛　登時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抓起一把刀來　開開屋門追了　出來（未完）

**大和堂藥舖新張廣告**

本堂不惜重資自赴各省採辦地道生熟藥品精潔飲片湯劑其各種丸散膏丹更復督工細心修製有關新張價目格外從廉內有後櫃照行批發擇於舊歷冬月初二日開市在阜成門內大街路北馬市橋迤西磚大門有黑字招牌便是

保定

**協義公司分售新華銀行有獎儲蓄票廣告**　本公司奉北京富源公司之委託分售有獎儲蓄票在保定西街[illegible]